

连接快乐的3路公交车

姚 岚

赵钱孙李四位70多岁的奶奶都住在吉祥小区。这是一个老旧小区，没有电梯。她们从五十来岁开始，天天爬楼梯，习惯了就不觉得累。几个年龄相仿的老姐妹，从带孙儿孙女开始相识，到孙儿孙女考走了，也就解放了。

一轻松下来反而不知道该干点啥。小区地下车库的入口处有间小房，冬暖夏凉，下午她们常常在那里打麻将或扑克，一下午最多也就输赢十几元。

十几元也能买一斤猪肉或几斤鲫鱼，能买好几斤梨子，一大袋山芋，或十几个鸡蛋呢！孙奶性子急，一个夏天下来，算了一下输了不少。这可是儿子偷偷塞给自己的零花钱，能买一件好衣裳了。心下不舍，也觉得一把老骨头连着坐三个小时，腰酸背痛的，长此下去不好。有天玩牌的时候便提议：老姐妹们，我这腰坐久了痛，早上有时候痛得起床都困难，我们要少玩点。

李奶急忙附和：也是，我女儿也叫我莫要天天打牌，不如去跳广场舞。哈哈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怎么跳广场舞啊？那不被笑掉大牙。

孙奶有天从郊区凤山镇玩了一趟，回来刚进小区，看见李奶提着一网兜鸡蛋，就招呼道：哎，李奶，这土鸡蛋多少钱一个啊？李奶儿女都是高收入，每次买菜都挑好的买。

孙奶说：哎，我今天去凤山玩了，那里空气真好。街头的土鸡蛋，只要一元一个，恐怕多买还便宜个一毛两毛的。3路公交车直达那儿，方便。我们不如去那边买土鸡蛋土菜什么的，又玩了又买了好东西。

是的哦，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。

两人第二天约好赵钱两位奶奶，第三天吃过早饭，各自带了布袋子出发了，小区门口就有3路公交车站牌。

刷老年卡，坐最后面两排。四个奶奶心情舒畅，有说有笑的。凤山镇不远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。先逛一会儿，从街头走到街尾，每个店铺都看一眼，感兴趣的都上去问个价。

有三家专门卖菜的店铺，一打听菜都是从市内批发市场上进的，价格跟市内也差不多，令人有些失望。

孙奶奶说，走，到那边岔路口去。通往邻县的岔路口，摆着几个摊子，几个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，面前放着一个提篮，提篮里摆放着鸡蛋。钱奶蹲下来，捏起左看看右看看，都小。怎么这么小哦？

矮土鸡下的呗，我们家里养的草鸡，一天到晚都在屋后山上跑的。几个穿得有些土气的老太太一口方言，听得不是太明白。

孙奶想：怎么会有“矮”土鸡呢？是“我”土鸡还是“矮”土鸡？比画着又问了一遍。还是没弄明白。

一个老太太两手比画着：就是在山上跑的，吃草的。这个草鸡蛋比你在城里买的土鸡蛋还好。小孩吃了会念书，老人吃了不得老年痴呆。

哈，真有这么好吗？钱奶高兴起来，我前天才买了二十个土鸡蛋，不过我家四个人吃得快。那我就买些回去。多少钱一个？一个一元，一次买30个以上就算九毛一个。

钱奶奶算了一下说：那买10个才便宜1元，小得像鹌鹑蛋一样，八毛行不行？八毛我们每个人都带些回去。旁边坐小椅子的老太太赶紧站起来，抢着说：我急着回家烧饭，就八毛，你把我的都称去哒？孙奶看看她的提篮里，也就四五十个的样子，大小也差不多。就蹲下来，一边说：那行吧。我全要了。

两人开始数。其他几个一看，不好再讨价还价了，一律八毛，都拿出布袋子，全装了。

买的、卖的，八九个老太太，皆大欢喜。一边点钱，一边说：嗨，今天还都是现金，不是扫码，好，好。

日子就这样快乐地过着。

赵钱孙李四个奶奶，跟卖鸡蛋的几个老太太约好，每个星期三上午都去一趟凤山镇，从她们手里买新鲜的草鸡蛋。那几个老太太有时还轮流陪她们逛逛农庄，日久熟悉了，甚至还跟着去参观了她们的家，有两个老太太是一个人留守在家，住在山脚下，日子过得有些清苦也寂寞。确实也养了鸡，不过没有看到大群的。老太太解释说：白天鸡群都跑上山找虫子草籽吃去了，天快黑了自己晓得回家。

吉祥小区的四个老姐妹闲聊时算起来，觉得自己很划算，每个鸡蛋比城里菜市场的土鸡蛋要便宜四毛钱，五十个就等于赚了二十块钱。还间接帮了农村老太太们，有时还带点别的菜蔬水果回来。除掉搭公交车的2元，剩下的足够平时玩牌的。还顺带玩了民俗博物馆，看了风景。多好！这么一想，快乐仿佛就膨胀起来，弥漫开来，3路公交车上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
大约一年后的一天，下午三点多，孙奶在菜市场没有找到孙子想吃的乌鱼，有人指引她拐进了旁边的禽蛋水产品批发市场。刚进大门，她就看见前面有四五个老太太提着篮子，沉沉的，肩膀往一边撇。那身形分明就是凤山镇那几个卖草鸡蛋的老太太。孙奶想追上打招呼一声，又着急孙子下午回家赶晚饭的事，便先去了鱼市，买好鱼从那边转一圈，看看那么多大纸箱子，一问，全部都是鸡蛋。再一问，都是从福润大型养殖场拉过来的。

有土鸡蛋么？车主一边卸货一边回答：这里哪有土鸡蛋？全部都是从大养殖场进货。现在这种大车间养的鸡蛋，营养并不比土鸡蛋差，只是口感差些。

孙奶进了屋里问一个大爷：大爷，有没有散装的鸡蛋？我要不了整箱的。

大爷往角落里一指：那里都是，刚走的几个老太太拆开两箱剩下不少。

孙奶仔细一看，傻眼了。多么熟悉的草鸡蛋啊！这不跟自己每个星期兴高采烈跑去凤山镇买的鸡蛋一模一样吗？

她急问：这种多少钱一个啊？这个论斤卖，多买就五块八一斤。一斤多少个？十二三个。孙奶奶一听赶紧称了一斤，十三个。

回家的路上，她心情很复杂。今天的事要不要告诉她们几个呢？

眨眼又到去凤山镇的星期三了，孙奶还是像往常一样，跟赵钱李三个老同伴一起，兴高采烈地上了3路车。她心里已经丢不下这些老姐妹们。



激流勇进 刘鹏 摄

暮秋还乡

石泽丰

天冷了。

走近故乡已是黄昏时分，泥土路如鸡肠般弯曲，两边收割后的田野像产后孕妇似的，安安静静躺着。空旷的田野里没有一个人影，只有草垛上的草衣在随风飘动。我这次回来祭奠父亲，心情原本就很沉重。当我拐过一个塘埂时，我家的稻田便呈现在眼前，水被关在田里，淹没了所有的禾桩。父亲不在了，没有人将它从田里放走，也没有人去关注这块田来年的秋收。近处，不知什么时候飞落一只鸟，见我静静地看着这块稻田，看着它，它惊恐地振翅飞起，丢下一声单调得让我心惊的尖叫。

这就是我曾经熟悉的故乡田野？我有些不太相信。我记忆中的田野不至于这么没有活气，就拿中专毕业后的第二年秋收的一个下午来说吧，我刚一下车，就听见田野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脱粒声，乡亲们劳作的背影，和着来回纷飞的白鹭，那简直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，我劳作的父亲也在画中。当时，我走到父亲身边，叫了他一声。他激动地丢下手里的活，忙接过我递上去的一包香烟，高兴地散给周围的乡亲们，脸上露出满足喜悦的笑容。随后，他就和我一同往家走。他在前面边走边说着村里的人和事，说着当年的收成。当我叫父亲不要种田陪我去城里生活时，他说：“你妈明年去给你们带孩子，我在家里就少种一点，再说我的身体也很硬朗。”第二年，父亲真的少种了两亩，他只留下了这块田。他说那块田的土质要比其他田好，所以舍不得丢。第三年，父亲依旧种了它。乡亲们告诉我，他一个人在家种田种得好辛苦，也种出了好庄稼。就在秋收尚未结束时，谁都没有想到，一种叫作脑溢血的病魔将魔爪伸向了父亲，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夺走了他的生命，致使他永远地离开了这块稻田，离开了我们。

走在田埂上，暮色四合。我又想起了父亲，他一生就像这块稻田一样默默承受着风，承受着雨，承受着严寒和酷暑的煎熬，没有说一声苦。过去，他把儿女们抱在怀里，教育出一个个知书识礼的孩子。如今，当我和姐姐像燕子一样飞离他之后，他继续把种子抱在怀里，哺育出了一茬又一茬的好庄稼。为了我们，他付出了太多心血，为了我的孩子，他更是加倍用心。记得有一次，在电话的那头，父亲告诉我，他将卖棉花的800块钱在信用社换成了统一连号的新币，放在了自己没有穿过的新棉袄里，说是等到年底我们回来，他要将这些钱送给我女儿，作为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礼物。然而，还没有等到那年腊月，他还没有将这个礼物送出，父亲就走了……

近处的屋舍是我堂叔家，他家的灯火亮了。得知我要回来，婶婶早已等候在门口。她接过我的背包，请我进屋。随后，我独自一人回到自己的家——门紧锁着。我打开冰冷的门环。月光从瓦砾间漏下来，贴在凹凸不平的地上，像是父亲留下的一件遗物。当我俯身捡拾，才发现它是一块块伤感的补丁。我拉亮电灯，父亲的遗像挂在堂屋的后壁上，我看着她，默默无语。他也像在看我，面无表情，犹如是在盯着一个陌生人，四下没有一点声音。

夜，更冷了。

